目　　录

忆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马凌甫（1）
我所知道的刘镇华的前半生……吴沧洲（28）
关于对刘镇华的一些见闻……张修斋　张纪伦（43）
我所了解的刘镇华……刘亚仙（52）
刘镇华年表……（65）
柴云升轶事……徐宣武（72）
张治公的起家及其主要活动……杨载东（78）
张治公乘机取南阳的经过……张和宣（85）
憨玉琨事略……石赞　冉令闻（90）
憨玉琨败走邙山岭……牛秀生（98）
我所知道的万选才……史克勤口述　夏重九整理（101）
万选才轶事……程　津（110）
万选才惜民二三事……王文卿　王水洞（116）
万选才之死……杨挺亚（119）
忆宋天才的一生……史克勤口述　夏重九整理（123）
我们对宋天才的了解……马长法（131）
我所知道的武庭麟……张纪伦（136）
我所知道的梅发魁……韦英三（146）
跟随阮勋的片断回忆……赵朝斌口述　谢长富整理（155）
回忆陆将生活与军阀生活…范龙章口述　张润三整理（15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镇嵩军统领刘镇华

马凌甫

（一）

刘镇华，河南巩县人。生于1883年，兄弟七人，他居长。刘系前清附生，后曾毕业于保定法政专门学堂。辛亥革命时，他以河南省视学的身份奔走豫西一带，从事反清民族革命运动。因此与豫西地方的帮会头目和游侠之徒多所结识。陕西起义后，清政府派毅军赵倜向潼关进攻，陕西军政府以张钫（伯英）为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在陕豫边境与敌人进行拉锯战。刘镇华和王天纵等率同他们所联系的武装力量到潼关投入张钫的阵营。刘出身文人。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后改任参议，做对外交涉工作。共和告成后，陕西军政府因为军队太多，地方财力不堪负担，同时也认为清室既倒，革命成功，用不着这样多的军队。于是决定实行裁兵。按照地方负担能力，陕西全省只留编两师一旅，第一师是张云山，第二师是张钫，独立旅是陈树藩。但张钫的部队人数最多，绝大部分是各地方的自发武装组织，今限编一师，那要裁去3000人以上。这些人都是豫西一带的无业游民，如果没有适当安排，势必影响地方治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钫就把裁下来的这一部分军队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取得河南当局同意，分驻在河南府及汝州所属的22县。这一地区靠近嵩山，故命名为镇嵩军。因刘镇华与这些部队有历

史渊源，故张钫就保他为镇嵩军统领。当时兵力有3000多人，分为三标，第一标分统是柴云升，第二标分统是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是憨玉琨，另外还有一个炮兵营。刘镇华遂依靠这支军事力量，盘踞豫西一带，并通过张镇芳的关系，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不久就结成一个封建式的小军事集团。袁世凯败亡后，他投靠段祺瑞，成为安福系军阀的附庸。

1918年2月，陕西靖国军围西安时。陕西督军陈树藩是段祺瑞嫡系。其所部兵力大部宣告独立，余又多被靖国军打垮。陈树藩手忙脚乱，电段祺瑞派兵支援。段以镇嵩军驻在潼关以外，驰援西安，朝发夕至，就派刘镇华率兵援陕。刘镇华借着这个机会要求把陕西省长的地位给他，当时陕西省长由陈树藩兼理。陈树藩遂以省长为条件换取刘镇华的迅速支援。于是刘镇华就率领他的镇嵩军进抵西安，取得了陕西省长的地位。陈树藩的士气亦为之一振。从此陈、刘合力与靖国军对抗起来，陷陕西于长期混战的状态。在这次战争过程中，陕西的形势是这样的：陕南汉中道属为川军刘存厚盘踞；陕北榆林道属是井岳秀的中立地带；关中道属渭北各县，差不多都被靖国军占领；胡景翼以三原为根据地，占领富平、泾阳；曹世英占领耀县、高陵；高峻以白水为根据地，占领澄城、郃阳；樊钟秀占领商县、雒南；靖国军另部郭坚在凤翔起义最早，因受陈树藩强大兵力的压迫，弃凤翔而东攻蒲城不克，围大荔也未能下，反被陈、刘两军围困在距大荔城30里之羌白镇（那时我在靖国军任郭部参谋长，处围城之中匝月）。卒因粮尽弹绝，于7月31日夜突围。又复向西发展，先占领乾县，不久克服凤翔占领岐山等10余县。樊钟秀也由商雒出山，占领周至。这对于陈树藩和刘镇华有很大的威胁。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政府派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张锡元为副司令，率领奉军两个旅和一个骑兵团星夜援陕。许兰洲经过西安，没有进城，就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兴平，带来的奉军全部沿着西进的道路向前推进。他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先把郭、樊两部打垮，他们的作战计划是陈树藩的部队由北路攻乾县，刘镇华的部队由南路攻周至。因为城内官兵俱是河南人，刘镇华还想在必要时进行瓦解。许兰洲的奉军担任中路，进攻岐山、凤翔，在这种形势之下，镇嵩军侵占周至，刘镇华就在周至设立他的行营，樊钟秀退至凤翔，许兰洲也包围了岐山。许兰洲奉命援陕，为的是援助陈、刘，而陈、刘对他反而戒备甚严。过西安时不但没有表示欢迎，连西安城也没有让他进去，在军事上也是各担一路，分别作战，在许不免有孤军深入之感。因此就出现了陈、刘与许兰洲的矛盾。郭、樊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本着联许倒陈的方针，与许兰洲局部议和，暂时都接受许兰洲的编制。刘镇华在进攻周至的时候，原想打垮樊钟秀，收编其残部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料樊钟秀退至凤翔，同郭坚投靠了许兰洲，因也想同郭坚联系。但苦于找不到牵线的人。适陆军十五旅侵占宝鸡，靖国军的宝鸡县知事杨介被俘，杨介原来是郭坚的副官长，刘镇华就电令十五旅把杨介星夜解送到他的周至行营。杨介原自忖必死，谁知被解到之后，由阶下囚一变而为刘镇华的座上客，不但即时恢复了自由，并让他重回凤翔。这当然是刘镇华为拉拢郭坚预先埋伏的一个棋子。

1920年，直皖战争发生，奉、直合作。为防制陈、刘出兵潼关，在战事将要发动的时候，张作霖就把许兰洲调驻观音堂。战事爆发后，刘镇华果然派了他的镇嵩军一部为皖军

作策应，刘镇华部正在出动之际，战事很快地以皖系失败而结束。这时刘镇华的行动，无救于皖系，徒加深了直、奉两系对他的敌视。在此日暮途穷的时候，又想通过许兰洲争取奉军的谅解，遂派杨介为代表与许兰洲接洽，杨介是郭坚的副官长，为什么会做他的代表呢？这中间是有一段曲折过程的。缘自许兰洲奉调出关后，樊钟秀跟着许兰洲回豫西，因郭坚部属俱系陕人。许兰洲就留他仍驻凤翔。郭坚投靠许兰洲的目的是联许倒陈，今许既出关，与陕局已不再发生关系。刘镇华抓住这个情况就把郭部改编为省长直属部队。杨介是郭坚派在西安负责接洽改编的代表，谁知编定之后，陈树藩不予同意，不但陈本人要攻打郭坚，还要刘镇华共同出兵，刘镇华不敢得罪陈树藩也就出尔反尔，派镇嵩军帮助陈树藩围困郭坚于凤翔。杨介留在西安没有回去。杨介和我是莫逆之交，久共患难，许兰洲出潼关时我随军参与戎幕，刘镇华其所以派杨为代表无非是利用我的关系。不料杨介行至阌乡，樊钟秀的部队查着他持有镇嵩军护照，认为是敌人，不问情由，将杨介结果了性命，这件事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1921年，直系派阎相文督陕，陈树藩被赶下台。刘镇华的省长虽然没有更动，但他与陈树藩关系密切，地位自亦很不牢靠，在陈树藩下台之先，陈、刘曾图谋反抗，当时的布置是这样的：（一）镇嵩军第一师师长柴云升率所部驻周、户、鄠一带，巩固后方；（二）镇嵩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驻长安城关，由陈、刘会同委为长安卫戍司令；（三）镇嵩军第三师师长慈玉琨率所部驻商雒一带布防；（四）陈树藩的陕军以新编第一师师长刘世珑所部为主力，担任东路作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抵抗由潼关入陕的直军；（五）以新编第二师师长张金印所部驻兴平、礼泉、乾县一带防郭坚。由这个计划看来作战的主要方面只有刘世珑一师，要想作垂死的挣扎是不可能的，果然刘世珑的队伍被直军一击而溃，陈树藩逃往汉中。刘镇华遂派贾济川赴商雒对直军吴新田表示欢迎。同时又派马莲樵到潼关与阎相文接洽，表示愿助直军解决陈树藩的残余势力，为阎相文进陕扫清道路。这时刘镇华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他对陕西地方人士特别拉拢，常说陕西是他的第二故乡。那时我也回到西安，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你回来了，我想你一定要去凤翔看看方剛（郭坚字）的，你说我对他既不能从井救人，又不能隔岸观火，过去的话就不说了，今后我还是要替他帮忙的。"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通过我向郭坚解释，接着他又问我郭坚同直军接洽好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当他的代表，内情不甚清楚，他说："我听说还没有接洽好。"我疑他别有用心，就没有注意他的话，后来郭坚进省被冯玉祥杀害，我才想起他的话是有来历的。至于杀郭坚一事，冯玉祥对人说是奉命办理，那就是说奉了阎相文的命令办理的，但据当时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冯玉祥决心要杀郭坚的先一天晚上，派了他的旅长张之江向阎请命，阎认为此事对收拾陕局关系太大，应从长计议。张之江就以坚决的口吻说："我们师长（这时冯部已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已决心这样做，如果督军不肯下令，我们师长落个专擅，也是要干的。"阎相文沉思好久，才写了一张纸条，写成觉得不妥，又把它揉起来掷入字纸篓，张之江拾起来说："这就行了。"第二天冯玉祥就在张之江旅部请郭坚吃饭，杯酒之间，结束了郭坚的生命。当时在座的还有镇嵩军师长张治公。刘镇华闻

变，疑是冯对张治公下手，立刻令镇嵩军戒严，一时西安全城陷于紧张状态，来省欢迎阎相文的靖国军各将领都有戒心，纷纷溜出西安，陕局复陷于僵持的局势。阎相文本极庸懦，在人事上自己也没有班底，督署内大小房屋，尽被倚靠曹锟、吴佩孚作后台的人占满，他一个也不认识。督军署亦迟迟组织不起来，吴佩孚对他骂的很厉害。冯玉祥新编成师，每日又逼着他要饷。阎相文手足无措，就吞服鸦片自杀了。冯玉祥登上了陕西督军的宝座。他在未进督军署之前，就在省城东北角皇城内的草地上撑起帐篷办公。刘镇华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积存下来的烟土，每人分送了一些给留在督署内的闲杂人员做路费。这些人当然感激不尽，有的回到保定，有的回到洛阳，遂异口同声地说阎相文是冯玉祥逼死的，并且说阎相文在自杀的那天晚上，曾写了许多便条嘱咐后事，有一条说刘省长为人忠厚，他的遗体可托刘省长费神照顾，运回原籍等等。这样一来刘镇华开始取得了曹、吴的信任，而冯、吴之间也就伏下了矛盾的根源。这些情形冯玉祥当然是会知道的，因此冯对刘就怀着极大的仇恨。近据那时为冯玉祥当过参谋长的一位同志对我说，有一天晚上，冯玉祥忽然叫他准备，要把刘镇华"干掉"。他对冯说镇嵩军驻在省城，要是动作起来也很麻烦，似应再加考虑。推延了一下，冯就再没有提到此事，反与刘镇华互换兰谱，称兄道弟。

在冯玉祥督陕期间，刘镇华名为省长，实际上是冯玉祥的附属品。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冯玉祥奉曹、吴之命带领他的第十一师开往河南与赵倜作战。陕西督军由刘镇华兼署。刘想用和平方式"统一"陕西，派我和景志傅（岩征）为代表，请于右任进省共商陕局。（于右任的靖

国军总部原来设在三原。因为驻在三原的胡景翼接受了直军编制，于右任无法立足，就把总司令部移到武功（武功驻军是杨虎城），并未与直军通款。这时凤翔驻军李夺、岐山驻军麻振武均系郭坚旧部，因郭遇害，又把靖国军的旗子打出来。于右任因直军阎治堂进攻武功，复退在凤翔，彼此相持。我们到凤翔，于右任极表欢迎，但没有谈到具体问题。于右任旋在夜半微服出城，绕甘肃间道赴沪。杨虎城退至陕北，李夺、麻振武接受刘镇华编制。靖国军就此结束，陕西在形式上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二）

刘镇华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在陕西做了几年省长，总是跟在督军后面不能为所欲为。今一旦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为扩大他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宣布了一套所谓行政计划，内容不过是些官样文章。那时我在陕西法政学校教书，正翻译“工业政策”一书。刘约我在课余时间到省署为他帮忙。当时省长公署有教育实业文牍处的组织，他把这个机构改为第四科，让我兼任科长，主管教育实业。他对黄炎培提倡的职业教育十分赞许，拟了一个职业教育计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职业学校，实际上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1923年陕西省议会改选，我被举为第三届省议会议长。第二届省议会是1919年选举的，议长是南岳峻。当时联省自治的声浪已在全国达到高潮。陕西省议会也拟订了一部省宪草案，并且成立地方专治筹备处，以郁朝俊为处长。在这种形势之下，刘镇华对省议会是相当注意的。在三届开会之初，首先通过了一个教育经费独立案。刘镇华为讨好教育界，立即指定商税（裁厘后

的一种地方税）为教育专款，教育经费就算有了着落。省议会的议员共84人，分了两个派别，一是“建西社”，宗旨是建设新西北，并创办了一种刊物，取名“建西”。这一派与政钦比较接近。另一派是“正谊社”，只是标榜反对当权派，在政治上并没有一定的主张。刘镇华则玩弄两面派手法，暗中操纵。开会不久，就产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在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向省署清算烟款的议案。可是议案通过之后，“正谊社”的主要分子曾宪勋（钦尧），给省长写了一封信，将原案透露，并代省署拟了一件答复这个议案的文稿，要求给他5000元的报酬。刘镇华就抓住这个辫子，把这封信公开宣布。议员们认为是省议会的耻辱，决议把曾宪勋的议员名额开除。刘镇华又将这封信交到法院，判处曾宪勋以欺诈取财的罪名。“正谊社”怀疑曾案是“建西社”所鼓动，就千方百计地想法来报复。适“建西社”刘尊舆同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结婚，刘是朝邑人，原配系一个乡村妇女，感情不好，但却没有办过离婚手续。“正谊社”有人摸底，就筹措了一笔路费派人到朝邑把刘尊舆的原配和岳父接到西安，以重婚罪控刘于法院。经过多方调处，总算和解下去。但“正谊社”又煽动女子师范学生向省议会请愿，说同学被人欺骗是学校的耻辱，这场风波逼得刘尊舆把议员辞掉为止。这两件事在当时曾哄动一时，实际上都是两个派系互相攻讦的把戏。

刘镇华在陕西办了一所西北大学，校址在东木头市，系原来陕西大学堂旧址，校舍是1901年建筑的。民初的西北大学预科就是这个地方。后来改为法政学校，只占用了前边的房舍，后面作了教育厅、水利局的办公地址，水利局所办的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利学校也设在一起。西北大学就是合并了法政、水利两个专门学校而成的。法政学校的学生编为法科等部门，水利学校的学生编为工科等部门，预科分文、理两部。并为造就中等学校的师资与研究国学的专门人才，设立国学专修科。为造就通晓蒙藏语文的边疆人材，设立蒙藏专修科，这完全是民初西北大学的翻版。我是民初西北大学创办人之一，记得民初的西北大学，设有文、法、商、农四科。校本部在习武园附近的万寿宫，就是当时的法政学校。农科是合并了当时的农业学校，另外还设有边务科及预科，预科就是把第一中学合并起来的。时仅两年，就被陆建章用暴力摧毁。我因学校关系，曾被迫出亡在外，因此刘镇华倡办西北大学，我是极端赞同的。西北大学的校长是傅铜（佩青），河南人，法专主任是蔡屏藩（疆丞）即法政学校的校长，工专主任是李协（仪祉）即水利学校的校长。在1923年9月开始筹备，开学已经是1924年的2月了。当时陕西教育厅长是李仪祉，他既兼水利局长，又兼西北大学工专主任，有些忙不过来，刘镇华还想让他在水利事业上多做些工作，因而就把我拉出省议会来做教育厅长。我当时不愿离开省议会，刘同我谈了好几次，总说要借重我把陕西教育彻底加以整顿，这当然不过是一种鼓动之词。我于1924年5月到任，当时教育厅和水利局还有林务处混在一起，连一个独立的地址都没有，等于赘疣。为了装饰门面，我就把前清提学使衙署略加修葺，作为教育厅的新址。在暑假期间同西北大学合办了一次暑期讲习学校，聘请国内学术专家和各大学教授多人来西安讲学，目的是为陕西教育界输入一些新的血液。鲁迅先生也在聘请之列。此外我能忆及的有北京大学教授王桐龄、李干臣（顺

卿），东南大学教授陈中凡、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北京大学教授夏元瑮（浮筠），北京法政大学教授柴春霖，还有《晨报》副刊的编辑主任孙伏园和新自法国回来的法学博士王凤仪（来亭）等。在讲习学校听讲的，大部分是全省各中、小学的校长及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志愿听讲者，总计有700多人。讲习期满后，教育厅借各县教育界负责人聚集省城之便，召开了一次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在会议中提出不少教育革新方案，教育工作开始活跃起来了。当时陕西文教界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是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有了苗头正在发展，当时的学生联合会就是由他们主办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封建礼教，不肯接受新思潮，一般称为“圣系”，也就是孔教会的先生们。刘镇华对教育的一切措施，只不过是为提高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并没有一定的主张，但他的思想是和孔教会合流。记得有一次学生演戏为某种文化事业筹措基金。刘知道了，让我迅予制止。我说这事在当前并不稀奇，他们筹备多日，票已发出，很难收回。他坚决不允。过后引起教育界人士的反感。还有一件荒唐事。我在省议会的时候，有一次春节，议会门前广场燃放花火，刘镇华也特来参加联谊活动，并约我一同到附近剧场看戏，入场时，正是一位新到西安的演员演贵妃醉酒，刘看了很不高兴说是“有伤风化”。第二天就令警察厅通知那个演员不许再在西安演出，那个演员只登了一次台就被迫离开西安了。这固然是两件小事，但可证明他的思想意识与新文化运动是背道而驰的。正由于此，他在1923年冬曾请过康有为到西安讲学，闹出圣人盗经的笑话，哄传全国。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当吴佩孚在洛阳呼风唤雨的时候，康有为以游览为名，到了洛阳。吴佩孚待以上宾，礼遇极优。刘镇华响应吴佩孚的号召，也请康到西安讲学。康有为到了西安，孔教会的先生们特别表示欢迎，口头上都称康为“圣人”，见面时有行跪拜礼者。康也俨然以圣人自居。到西安第二天先谒文庙，行祀孔礼。隔了几日，刘镇华要请康对各校师生讲演，那时我在省议会，他想让我再动员几位议员届时参加。我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界的新思潮，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固然有他的历史价值，但在目前，一般已认为过时，康来陕游历，待以优礼，时或在孔教会同各位老先生谈谈学问，自属佳事，若对各校师生公开讲演，恐不相宜。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说法。因而决定日期，请康有为在易俗社公开讲演，并命各校师生都参加听讲。当时学界正醉心于新文化运动，一般流行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把孔子称为“孔老二”，已不再尊为“至圣先师”。因此在前去听讲的时候，思想上不满。这些情形，事前已透露出迹象，刘镇华为慎重起见，开会时遂亲临主持。康有为满口广东话，大家都叫嚷听不懂，于是就请陪康到会的富平张扶万先生做翻译。第一段刚讲完，学生就纷纷退席，秩序有些混乱。刘镇华急令守门兵士阻止学生出门，虽然有些人从窗户跳出，但未能离场的还是多数，这才勉强地把讲演会开完。散会后有人告诉我说：“康的讲演极肤浅，简直把陕西人当小孩子看，因而惹起大家的反感。”这话是有道理的。康有为到西安，态度极骄傲，不管什么人见他，他都是带着教训的语气来讲话。长安县长王文同，是一位老先生，和康有为见面的时候，康问长安县有多少户口，王一时答不上来，他就毫不

客气地说："你连户口二字都不懂吗？户，就是窗户的户。"同时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嘴说："口，就是这个。"弄得王文同面红耳赤。象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康在西安暇时漫游佛寺。有一天，卧龙寺僧定慧请康吃饭，康见寺内存有宋版藏经，心甚爱之，就对定慧说，此经残缺不全，愿以正续藏经二部相换。定慧不敢做主，说此事须开佛教会请众公决。康回去后就派住在中州会馆招待他的职员带了一名马弁押着一辆轿车到卧龙寺"借"经，来人没有得到寺僧同意，把经装了一轿车拉上就走。因为行色仓皇，还丢掉几本在路上。走后，寺僧到处呼吁，请各界人士支援。高成忍、李仪祉、杨叔吉等以保存古物为名，邀请许多人士开会讨论。事前并到省议会求我务必参加。在开会时有人说康有为既是借经，我们要求他立即归还。如果不还，再想进一步的办法。有人说他本来就不是借经，如果说是借经，他是向何人借的？寺僧本是管经的人，到处求援，当然取经没有得到寺方的同意，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况且去的人带着马弁，挂着手枪，不是强盗是什么！应该以盗经案向法院起诉。大家同意，便以刑事案件控康于法院。法院按照诉讼手续，马上出了一张拘票，派法警持往康所住的中州会馆拘康归案。法警到会馆门口，为守门的卫兵所阻，只将拘票交康看了一下，即行转回，这不过是给康以难堪而已。此事发生，康有为当然冒火，刘镇华也觉得难以为继，于是客要告别，主便恭送。康临走时竟要了十几匹驮骡，装上几十口箱子，陕人以为箱子里装的是藏经，其实乃是康在西安游览古迹名胜时所拾得的秦砖汉瓦之类。因此误把圣人盗经的事扩大宣传起来。不久上海报上就刊出一个人挟经卷前跑，

一僧在后追赶的漫画，并写明寺门是卧龙。又配了一个标题，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随着报纸的传播，此事弄得举国皆知。其实经并未带走，康走后仍还原处了。

（三）

陕西本是一个财力不充裕的省份。自从陆建章霸占以后，巧立了一种掩耳盗铃的"禁烟"办法，名曰"烟亩变价"。实际就是叫百姓把种粮的地亩广种鸦片，政府每年把种烟的地亩充公一次，变价一次。地皮虽然有限，而变价可无尽期。而烟款就成为陕西财政上一种不公开的收入。刘镇华掌握政权后，萧规曹随，靠着这笔不公开的收入，供应他不公开的使用。主要是用来扩充他自己的实力。在军队方面，除把柴云升编为镇嵩军第一师，张治公编为陕西陆军第二师，憨玉琨编为陆军三十五师外，又把其他杂牌队伍和靖国军残部编了六路镇嵩军。有的编为陕西部队。驻在蒲城的续俊卿、郭秉诚等一时都接受编制。靖国军首先发难的第五路司令高峻也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刘镇华有了这样壮大的力量，当然更加引起吴佩孚对他的重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事发生，刘镇华认为又是一个发展的机会，除派张治公率领陕西陆军第二师到山海关随直军作战外，为了巩固后方，同时委憨玉琨为剿匪总司令驻潼关，并派一部分队伍驻大荔。因为高峻在白水虽然接受编制，但仍形同独立，并且占据着澄城、郃阳两县，威胁憨玉琨的侧背，乃命憨玉琨以武力逼走高峻于白水，把澄、郃两县同时占领。憨玉琨就以潼关为中心，将其势力伸展至河南陕州，待机而动。不料直奉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失败。冯玉祥、胡

景翼、孙岳组成国民一、二、三军，拥段祺瑞为执政。吴佩孚由海道绕回洛阳，还想借河南（张福来）、湖北（萧耀南）、江苏（齐燮元）、陕西（刘镇华）四省之力作最后挣扎。段祺瑞执政后即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率领国民第二军进攻河南。驻在富平的冯毓东（子明），系胡景翼留在陕西的一支部队，为了策应胡景翼向河南进军，就强渡渭河，占领华阴，把西安至潼关的交通截断，企图阻挠刘镇华出兵援吴。旋因刘、憨东西夹击，冯部败退。陕、豫交通又告恢复。吴佩孚在洛阳电令憨玉琨率三十五师至郑州待命。刘镇华对憨也有指示说："冯、胡要讨，段可捧，吴不能背"，憨玉琨认为刘镇华是滑头主义，就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作令军队开赴郑州，实在洛阳下车，逼走吴佩孚，占据洛阳。刘镇华也通电拥护段祺瑞表示与国民军合作。憨玉琨在洛阳滥发委状，大事收编，于是就引起他争取河南地盘的野心，同时对刘镇华也形成了尾大不掉。当1924年11月下旬，胡景翼未渡黄河之前，憨就抢先占领郑州，并在黄河南岸设防，阻止胡军渡河。国民第三军孙岳系段政府任命的河南省长，乃派他的第四师师长何燧取道柳园口进占开封。胡景翼也派人与憨玉琨联络。许保憨为河南军务帮办，憨玉琨才让出郑州。胡景翼于12月12日到郑州就职。军务帮办一职，则保荐了叛军老将米振标。憨玉琨认为胡景翼对他是欺骗，大为不满。胡景翼派人解释，仍以河南地盘为合作的条件。内容是共同出兵湖北，并由憨先发兵。经宛、洛直趋襄樊，胡由京汉路直取武汉。等到得了湖北，就把河南让给憨玉琨。但胡同时又与刘镇华商议解决憨玉琨的驻地问题。提出的办法是刘镇华把憨玉琨调驻陕西，胡景翼把他留驻陕

西的部队调至河南。这样，就可使豫、陕两省政治、军事统一起来。对于胡景翼的倡仪憨玉琨坚决不同意，不但认为胡景翼对他是欺骗，并且因互换防地问题，怀疑刘镇华对他向外发展不予支持。刘、憨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胡、憨战争就在1925年二三月间爆发了。打了半个月，憨玉琨所收的杂牌队伍发生内变，形势极为不利，刘镇华为支援憨玉琨，就把陕西督军职务交给陕西军务帮办吴新田，以出巡为名，亲到洛阳督战。经过黑石关、虎牢关几度激烈战斗之后，战事很快地以刘、憨失败而结束。憨玉琨服毒自杀。张治公的军队，在随直军作战时，猪熊峪一役已损失殆尽，只有柴云升虽然溃不成军，尚有余烬可以收拾，柴云升就率领这些残破兵力退入南山，到陕西兴安休整。刘镇华只身经过山西与阎锡山见面后，即住天津作寓公。胡景翼虽然战胜，也患疔疮暴卒。国民二军即由岳维峻统率。

1925年秋天，奉直两系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起来，酝酿消灭北方国民军，吴佩孚在汉口树立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刘镇华通过阎锡山的联系由天津到汉口，吴佩孚给了一个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名义，让他间道赴兴安，重整旗鼓。就在这时樊钟秀忽由平型关侵入山西，占领辽县。背后有岳维峻的支持。赵守钰在洛阳招兵买马，声言要夺取晋南。国民军且有六路图晋之说。阎锡山为自卫计，派宫逸泉到北平来接我至太原，商晋豫陕合作计划。那时平汉路与正太路已不通车，我们是由平绥路经大同乘汽车到太原的。阎锡山见了我，首先问："雪帅（刘镇华字雪亚，当时都如此称呼）现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北平，只听说他间道赴兴安。情况如何不甚清楚。"阎又说："我这里得到的消

息，他已经到安康了，不久就可出山。我同雪帅的关系，当然是要替他帮忙的。我接你到太原来，一则想请你住在这里，经常与雪帅进行联系。另外我还有一点想同你谈谈。我在山西向来不问外事。只求山西安稳。一般说我是关闭主义，实际就是这样。现在情势不同了，樊钟秀侵占辽县，虽然被我打退，此后难免不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晋、陕、豫三省壤地相接，尤其是晋南、豫西、陕东天然以潼关为中心，形成一个特殊区域。雪帅在豫西潜伏的力量，驻在陕东大荔的席振武，你同他们都有历史关系，我们本着合作精神，把他们团结起来，山西尚可分出一点力量，彼此互助。”他并且希望我常住运城。还送了我一张督办山西军务善后事宜公署顾问的聘书，让我遇事同赵戴文见面商量。这已经是1925年的年底了。1926年春节前后，刘镇华带领柴云升全部由兴安出山，占领潼关。散在豫西的镇嵩军旧部重行归来，很快地就编组成一支号称10万人的大军。计柴云升一军、张治公一军、王振一军、梅发魁一军、张德胜一军，还有一些直属部队和特种兵。通过阎锡山得到山西兵工厂制造的枪弹迫击炮、手榴弹等装备。在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败退回陕经过豫西的时候，就被刘镇华打得一败涂地。岳维峻逃到山西，为阎锡山所俘。出关支援岳维峻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和国民二军驻在洛阳的师长田玉清都被刘镇华打垮，化装逃回陕西。刘镇华为向阎锡山报捷，前往太原。柴云升就率领全部人马直趋西安，师至临潼，李云龙于新败之余，兵无斗志，乃由地方推举代表出城求和。柴云升趾高气扬，竟提出缴械投降的条件，大大激起了陕人的反感，和议就停顿下来。当时西安城内只有李云龙所属的一个旅、四个独立团和陕西陆军第四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